



观察及变革「笔谈」

主持人语：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童书出版及原创儿童文学事业的迅猛发展,儿童文学现象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面目斑驳,难以辨识,而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评价标准研究的滞后又没能对多元动态的现象做及时发言和廓清,导致诸多儿童文学认识观念上的问题迷雾重重,众说纷纭.这个过程中有两大问题最值得关注:一是出现了一些专业人士一看就知道不是“儿童文学”的作品,却在儿童文学的领地里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二是出现了一些极具探索与创新精神的“儿童文学”,可是理论界却对其“支支吾吾”,不敢裁决判断.这两大问题都在迫切地吁求我们对“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这样一个理论命题,基于儿童文学的时代性变迁这样一个背景,做出更新的研究与探讨.本期推出的两篇文章均立意于此,汤锐一文抽丝剥茧,打桩立柱,重释阐明“儿童本位”就是儿童文学边界的原点,并深度辨析其融通于人类的普遍天性与文学的母题性的文学性要义;齐童巍一文则以开阔的中外儿童文学视野,立足当下儿童文学现象的新变,着重勾勒三个领域边界已被打破的文学事实,促请我们积极关注儿童文学的观念变革问题。



——李利芳

儿童本位与大道至简

——漫谈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

□汤 锐

关于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的话题,自从儿童文学诞生以来,每个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群体从未停止过探索和拓展,每个时期都会出现一些富于实验性的、发人深思的创作现象和理论观点。随着不同代际的作家给儿童文学队伍带来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以及越来越多的成人文学作家渗透进儿童文学创作群体,理论家们与作家们在不断探索儿童文学的人文疆域、美学疆域,不断尝试拓展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空间和思想空间。回顾近些年的儿童文学创作,虽然存在着由于市场发展过快而导致的良莠不齐,但是仍有不少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作家及作品,无论是在题材、主题、社会生活的开掘还是在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甚至有一部分探索作品,明显呈现出“偏离”传统儿童文学轨道,或者说与我们过去习惯的儿童文学不太一样的特点,直观地观察,似乎明显越过了“儿童本位”的边界,在题材、审美意趣、人物内涵等方面都在向更广阔的社会范畴辐射,这类现象早已不是个例,而是越来越多、呈一定规模。

回顾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这种情况十分眼熟,尤其令人想到过去数十年间曾几度出现过的关于“儿童文学成人化”的讨论,“成人化”可能是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中各种越界现象最一针见血、最简单笼统的质疑。其实,每个时代的儿童文学都会触及“深与浅”之类的问题,这种矛盾和讨论从未中断过,只是在不同时期不断改头换面而已,历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中总有一些不安分者,在不断尝试以各种方式去接近儿童与成人之间、童年与成年之间、童年与大千世界之间关系的真相。

“成人化”与“儿童本位”是否真的冲突?为什么各个时期总有人乐此不疲?正如一切产生矛盾和观念交锋的区域一样,它是一个极具复杂性和包容性的中间地带、一个重要并且有魅力的灰色地带,几乎潜伏着关于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的全部值得质疑的问题,也几乎潜伏着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的全部值得探讨的可能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很多作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破解成功的并不多,而那些成功的就是经典。

如上所述,自儿童文学这个特殊的文学门类诞生以来,就一直有一种关于其边界与文学性的潜在争议相伴相生,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话题反复出现。究其争议之核心,无非两极:一方认为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一方认为儿童文学是老少皆宜的。立足于前者,往往排斥儿童文学的“成人化”;立足于后者,往往强调儿童文学的“文学高度”。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的立论基础,这恰恰是由儿童文学那貌似天真无辜但却十足复杂的本质造成的。儿童文学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个文本被独立出来圈地竖旗的理由是,儿童文学是一种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文体,其目标读者是儿童而绝大多数作者都是成年人,这一出厂设置本身就已潜伏了“成人化”与“儿童本位”之间几乎无法调和的冲突。

她的魅力究竟何在?成年人将儿童作为目标读者竖起了儿童文学大旗,这是她的边界支点,但似乎并不是她能够立足百年、吸引一代又一代作家为之竞折腰的全部理由。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毕竟不同于蒙童读物、初级教科书,后者是目的性极其明确单一的文体,而作为“文学”的儿童文学,是与人类的普遍天性、与文学的母题性一脉相承的。

相对于儿童,成年人是天然的引领者,也是天然的父母,在引领、教育的同时,也有天然的舐犊之情,每个父母都从自己的幼子或别人的幼子身上感受过儿童的稚态美,无一例外。另一方面,每个成年人都曾经是个儿童,亦无一例外。连马克思都曾经说过:“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每一个时代的固有性格不是纯真地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人类所共有的对童年的怀恋和追忆,在 中外浪漫主义者那里已成为一种深刻的宗教般的自然崇拜情绪。也正是出于对童年的热烈怀恋和追忆,才出现了许多作家根据自己童年经历而写出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即使是在“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定义主导时期乃至更早的阶段,大多数“染指”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不仅站在“教育”的立场,同时也站在“母爱”的立场和“追忆童年”的立场,醉心于“童年”“童心”的天真稚态之美。这就进入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范畴,进入了文学的母题性范畴,因为涉及了最普遍的人性。所谓母题,就是指那些涵盖了最普遍的人类生命经验和最普遍的人类情感需求的题旨,童年生命的稚态美就是这样的事物之一,也是(必须是)构成儿童文学之文学性的支柱性组成部分。

然而,虽然每个成年人都曾经是儿童,并且大多数成年人都做过父母,但是表现纯正而不造作的稚态美还是需要特殊天赋的,譬如前苏联作家盖达尔的作品《丘克和盖克》,譬如法国作家桑贝和戈西尼的作品《小淘气尼古拉》,譬如张天翼的作品《大林和小林》,等等。《大英百科全书》评价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一个孩子的诗园》体现了“一个成年人在重新捕捉童年的情绪和感觉时异乎寻常的精确性”,这个评价可以看做是对此种特殊天赋的一个经典定义。小淘气尼古拉、长袜子皮皮、马列耶夫、窗边的小豆豆……不过是几个淘气的故事,为何能成为传世经典?儿童的天真、稚气、活力……恰好与人类一直深藏在文明角落里的柔软好奇和自由游戏的天性产生了共鸣,不仅仅是属于儿童、童年的东西,而是全人类的天性,无论什么年纪。所以奇妙的是,成年人们将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定位于儿童,但他们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回到童年、化身儿童、玩味经过岁月“美颜”“提纯”过的童稚美,并将这种玩味与儿童读者分享。所以,进入儿童文学创作过程的成年人,至少有三种立场、目光和心态叠叠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母亲、教师和曾经的儿童。

在马克思的那段话中,包含着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句:“每一个时代的固有性格不是纯真地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真该为这位200年前的伟大思想家兼共产主义导师拍案叫绝,一句不经意的话,穿透了儿童文学文学性的要害。透过现象看本质,“儿童本位论”与“成人化”的冲突长期存在,恰恰表明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学自身的普世性和母题性是超越年龄的,生命的意义是在童年和成年之间轮回的,这正是儿童

文学貌似天真无辜的外表最大的蒙蔽性。事实上我们给任何一种文学门类设置边界,无论其支点是读者对象还是题材范畴,最终它们都会殊途同归文学的普世性和母题性。正如万物生长、历史发展都是螺旋上升,复杂与简单的辩证关系几乎在一切领域中存在着,儿童文学的审美形态与人类思维运动中某种大道至简之间,与高级情感活动中某种返璞归真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奇妙的、令人心醉的呼应。儿童文学的文学性是一种包容性,包容着儿童与成人共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爱、自尊、归属、自我实现等),儿童文学作家的本事,就是能敏锐地在儿童的大脑能够感知接纳的信息范围里去提炼那些与我们螺旋上升的高级的意识形态、情感形态、审美形态相契合的东西。而那种东西就是一种诗性。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是感受得到那种自然散发的诗性的。

相信有很多儿童文学作家意识到了那样一种“大道至简”的吸引力,谁不想自己的作品能千古流芳?殊不知这是一个陷阱、一把双刃剑,作家们需要小心翼翼,需要磨炼功力,一种穿透儿童的天真感受到“大道至简”的功力,这是一种必要的介质,能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儿童文学作家的本事,就是找到这些东西最纯真质朴的本源,不矫饰、不用哲学文字去框正它。如果你不能真正激活你内心的那个孩子,而纯粹用一个哲学家的情怀去吟哦,那呈现的就是做作。

文学创作是个体行为,千人千面,但是经典作品是有深刻共性的。为什么大人小孩都喜欢《猜猜我有多爱你》,却没有人指责它成人化?为什么大人小孩都喜欢《皇帝的新衣》《丑小鸭》,却没有人指责它们成人化?为什么儿童完全能够读懂的《万卡》,没有人贬斥它缺乏文学高度和社会深度?所以,思考一下它们的共性,就是完全被儿童喜爱的形式和无可替代的文学意象。譬如说从安徒生到现在已经200年了,而指代“赤裸裸的谎言”除了“皇帝的新衣”还有更贴切又生动的文学意象吗?还有“反映儿童的现实生活”,甚至“透过儿童的现实生活反映更广阔的社会”,为什么契科夫的《万卡》能够成为经典?万卡的故事没有任何高深莫测的哲学喟叹或慷慨激昂的社会批判文字,平实无华得所有10岁儿童都能读懂并体会到感人之处,但它的悲悯之刃已经深深刺入了人类感知苦难的中枢神经,因而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老少咸宜的世界级经典。

所以,一直以来一些儿童文学理论家强调的“儿童本位”是值得尊重的,是儿童文学边界的原点,记住这个原点,我们就不至于仅仅沉迷于“大道至简”的“大道”,而忽略了“至简”。儿童本位,确切地说,是儿童读者本位,儿童文学的立足根本——目标读者永远决定着儿童文学的边界和存在感。作为儿童读者,他们并不在乎作家所写的是不是完全围绕他们自己的生活细节(如果作家要写,那他们要求作家写得像一点),他们在乎的是他们能否读懂(至少表面上读懂)以及感兴趣作家所写的东西。无论是从儿童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还是从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之独特性的角度,儿童文学创作都应该立足于反映儿童的经验、儿童的成长,其基本审美形态应该是从儿童经验、儿童成长中提炼出的童年精神、童年稚态美,而其文学性的延伸取决于作家在多大程度上穿透儿童经验与童年稚态美通往“大道至简”的功力。

在中国,儿童文学是有着自身发展历史和理论积累的学科。对儿童文学的边界这个涉及儿童文学定义、美学特征、文学史价值等内容的话题,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涉足,或者第一次被讨论。今天所要做的,是在信息化、图像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学文本数量日益增长的情形下,思考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和特征。

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有具体年龄差异。如果“儿童”只是处于幼年 and 少年之间的一个人生阶段,那么儿童文学的内涵就会狭窄得多。虽然在语用上不大可能会称未满18岁的初中生、高中生为儿童,但是在法律、社会习俗中,都会将他们视为未成年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共识基础上,可以认为读者对象为18岁以下人群的儿童文学,是为未成年人写作的文学。在此前提下可以进一步讨论儿童文学的边界与内涵,讨论某些儿童文学形态被接受或不被接受的可能性。

儿童小说的边界

面对儿童小说,现在应该不太会出现20世纪80年代质疑儿童小说叙事形式过于先锋,令儿童读者读不懂的现象。历经各种媒介、各种终端上数量惊人的叙事的洗礼,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阅读经验变得更为丰富,阅读能力更强了。但是,那时对儿童小说中一些内容的疑虑态度,在今天似乎仍然存在。例如当下电视剧、电影中,暴力、犯罪、恋爱、亲吻的镜头,不仅屡见不鲜,而且是一些电视剧、电影的主线。儿童只要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影院里,就有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但是当为未成年人服务的儿童文学中出现些许这样的内容时,就会触犯禁忌。

这种情形是引入YA(Young Adult)文学这样的概念时无法避免的。在阅读儿童文学品牌“魔法象”所推出的小说《地堡日记》中文版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样的文学可以被置于YA文学的概念之下,但是如果YA文学的读者对象是未成年人的话,这些YA文学的作品,多大程度上能被出版者、研究者、儿童读者、家长所接受。读《地堡日记》总是有一种预期,众人被绑架的事情能够转寰,凶手会被绳之以法,被囚禁的人们与亲人再次相聚。这是好莱坞商业片的“套路”,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很多儿童小说的“套路”。但是在《地堡日记》等YA文学中,这样的预期却很容易落空。作家没有交代绑架者的动机。绑架者所设定的规则,也让地堡里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可能永远体面地继续下去。主角们最终一个个死去,并没有得到解救,反而像是走进了一个无解的迷局。《地堡日记》这样的作品就像刀一样,让人感到坚硬与犀利。

如果说,如此惨烈的死亡在以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不常见的话,那么就我并不广泛的YA文学阅读范围来说,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美国的非裔作家迈尔斯的许多长篇、短篇作品,都是包含着这样的犯罪、枪击、意外死亡甚至是吸毒、少年性行为。小说中弥漫着类似于身体的感觉越来越冷,但等待中的火车却永远没有来,不知是否还要继续等待下去这样的绝望情绪。而这并不妨碍他的作品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获得纽伯瑞荣誉奖、美国国家图书奖。

在中国作家不会选择这样写作时,这些小说的中文版能够出版,而且是作为儿童文学出版,体现了中国出版业对儿童小说的容忍程度,对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向着这个方向的文学边界探索,具有参考价值。有一定量的此类中文文本,有助于我们在阅读中去思考,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观念、社会形态,是否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独特性,是否值得尊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是否意识到这样的社会形态与意识,社会心理在接受上又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如果禁忌真的存在,那么新世纪以来被大力倡导的儿童分级阅读,或许不仅仅是依据词汇的难易程度促进阅读的一个手段,也许还可以通过家长引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使尚未到达一定年龄的儿童,不去阅读某些儿童文学作品,从而使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合理地存在,以避免类似影院里常常出现的,成人无意识地携带儿童观看爱情电影或者有暴力倾向的电影,结果时时为儿童遮眼、儿童好奇的质疑声此起彼伏的尴尬。

虚构与非虚构

非虚构创作是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中国古代文学有非虚构传统,在当代成人文学领域,非虚构创作出现得更早。儿童文学中,具有纪实性质的报告文学,也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当非虚构这样一种创作倾向进入儿童文学,值得关注的是与既有的虚构叙事关系如何,带来了什么新质,又如何推进了儿童文学的边界。

研究非虚构品类的美国学者沃尔顿认为,“任何创作,只要具有在扮假作真游戏中充当道具的功能,虽然此功能可能是次要的、表面的或工具性的,便可以被视为‘虚构’。只有那些完全缺乏此种功能的,才会被视为‘非虚构的’”(沃尔顿:《扮假作真的模仿:再现艺术基础》)。因此,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的文体分野,体现为非虚构对“扮假作真”的虚构文学传统的拒绝。在这一点上,非虚构创作比报告文学走得更远。

《梦想是生命里的光》中,叙事者一再仔细询问,被采访对象的生活事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又如何做。每一个被采访对象都被严格限制在生活的复杂线索之中,任何一条线索都不是能够被随意拆除的。叙事者也未觉得自己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强大到足以拯救被采访对象,因而尽可能小心而善意地与被采访对象交谈。当般健灵写作从小说挪移到非虚构创作(“访问童年”)中时,由于人物从仅在文字中存活于文学形象,变成了现实中血肉有肉的,可以对话、能够诉说的人,作家与生活原型、与文字中的叙事者之间,对话的姿态变得更为真实,更受到现实的“羁绊”,几者之间也更为平等。现实与历史中现实生活的强大逻辑,促使作家在很多地方不得不放慢叙事速度,克制自身的情感,改变创作的惯性,保留更为丰富、真实的生活细节。

这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不仅体现了非虚构创作对中国儿童文学边界的推进,而且对儿童小说等体裁的创作也有积极意义。如萧萧的《沐阳上学记》中包含了母亲、儿子各自作为叙事者的文本。以母亲视角叙述文本很好地解释了儿子视角叙述的文本中母亲克制、体谅的形象。对儿子的行为,并未刻意地引导与拔高,并未有苦尽甘来、大功告成之感,更多的是对儿子言行的理解和接受,更多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因此《沐阳上学记》虽是小说,却在理念上与现实主义小说有所不同。非虚构与虚构的文体分野,在这里变成非虚构成分与虚构文学的内在共融。而无论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在对文学传统的反抗中,就是要去展现更丰富与广阔的真实,这也带来文学边界的拓展。

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非虚构创作对文学边界的拓展,是建立在文学边界的拓展或者说文学性“弥漫”的基础之上的。2010年《人民文学》首次设立“非虚构”栏目时,编者所写的卷首语认为,设立栏目的理由是“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书写活动向着网上、网下更多的生活角落延伸,以便便捷的方式传播。不仅是文学的边界,甚至连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都开始被打破。信息技术如何帮助我们找寻到原本在我们意识之外的非虚构成分,我们又如何去采撷身临其境的信息化生存里新的非虚构成分,进而发现生活里更多的真实,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语词与图像

世纪之交以来,图画书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目前,已经比较广泛地将图画书,至少是将在图画书中占比非常高的儿童图画故事书,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部分来考虑。虽然在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样的权威奖项中,目前还没有分列图画书体裁,但是孙玉虎的图画书《其实我是一条鱼》在幼儿文学门类中获奖,也体现了对图画书包容、鼓励的态度。

从儿童文学边界的角度来看当下的图画书现象,如果我们所指的文学仅指文字文本的话,那么图画书因为使用了语词和图像两种媒介,会处于文学和艺术之间的位置,似乎逾越了文学的边界。但在如今这一个充盈着图像,就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的时代》)的时代,图画书提供了一种途径,让我们明白人类社会图像转向的历史背景下,文学的边界可以比纯文字的文本更远,甚至辽阔得多。那么就不需要受到文学文本局限,不需要纠缠于图画书和小说之间的优劣比较,进而可以在文学和艺术的广阔空间中,思考文学性、艺术性何处安放,文学性和艺术性如何结合、对话。

儿童图画故事书有别于资料图册,有别于介绍知识的图画书,能够有深度地、精彩地叙事,能够表达对世界的深刻思考,能够充分调动起语词和图像两种媒介的优势。加拿大学者诺德曼在《说说图画: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一书的结尾,这样写道:“对世界的认知并不一定就会导致愤世嫉俗的态度;真正懂得思考的成年人中极少有偏激的愤世嫉俗者”,“我们不能将孩子的天真视为一种乌托邦信念,更不能拿这个信念当理由,让孩子一直无知下去”。这是诺德曼面对那一时代的图画书发出的感慨,是对图画书阅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图画书的期许,是基于他所分析的图画书中语词与图像之间复杂的、甚至是悖逆的关系。如果图画书能够将我们的思考推进到这样的层面,那么图画书的出现非但不是对儿童文学边界的不可饶恕的逾越,反而是对儿童文学疆域的有力拓展。因此并不是加上了图像,平庸的文字就能变得优秀;也并不是加上了中国的图像,就一定能够突破沟通的界限、文字的界限,成为代表中国人思想和审美的高度,而仍然是需要深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依托,这一点并不因为媒介的更改而改变。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提出了图式在创作中的影响力。无论是文学还是图像创作,共同的图式总在有意无意地影响不同人观察和描绘的方式,横亘在人与现实之间。因此,图式也令我们更容易区分类别,勾勒边界。要拓展儿童文学的边界很难,要在儿童文学边界内部突破原有的图式也很难。而突破原有图式的可能性却依然“诱惑”着我们,依然体现在一代代作家的艰辛努力之中,折射着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齐童巍

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